

# 近思錄講義

◎徐鳶



## 第五十四條

伊川曰：「人謂要力行，亦只是淺近語，人既能知見，一切事皆所當為，不必待著意，纔著意，便是有個私心，這一點意氣，能得幾時子。」

伊川先生在本條中指出，人謂要力行，亦只是淺近語，一切皆當為，不必待著意，所謂著意，是堅持個人之成見，自以為是，但知社會上

之人際分子很多，所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士農工商，各有其本人之身份地位，以前，商場上老一輩生意人，很重視商譽，即所謂商業道德，常有「一諾千金」名言，只稍一句話，不必簽什麼的，就可決定一筆大生意，無論如何，雙方會遵守諾言而不渝的，這便是商場中的君子之言行。

孔子在論語中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

則殆。」是指出了，研究道理，是不可盲目從事，一知半解，或似是而非，是必深要悟及其中之精微處，而後有所肯定，有所遵循，不然，如果僅在浮面作膚淺之探討、描摹，則罔矣，謂是罔然而白費心力徒勞而無功的，其實何止是學道，即使我人在學一技之長，一藝之精，也必得要下些深思的功夫，才能得究竟；周公仰而思之，孟子思則得之，都是這個道理。

吾國宋代理學家朱熹夫子，字元晦，世稱朱子，其在學說方面之主張，所謂「知之非艱，行之惟艱。」認為凡吾人所從事之任何一項之學術，特別理學上之認知，是容易理解的，然而從理解而繼之以行為，即實質上之修持，則表示認為十分困難的，這一說法，至國父孫先生，有鑒於朱子之這一主張，甚為不妥，特別在科技方面之發展，已遠落後於西方國家，所謂船堅砲利，將會更跟不上時代，於是國父改其主張為「行易知難。」凡吾人從事某一任何學術思想上之行進程式，應為：「行易知難。」

現在，讓吾人再來看看道德天尊的高見，其於道德經第六十三章：「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

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」

其大意指出，意謂天下做任何事，本來就很難的，何況學道，更是不容易，所以必要從小處，細處循序而慢慢漸進，日積月累，殫精竭慮而成，例如，起造一大廈，必先從基礎。一磚一石，點點滴滴的小物上慢慢發展而成，即所謂必作於細，細，小也，零件之類的小東西，也不可省略。

下又曰：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，謂即使以聖人之資質，也不例外，不可能跳一步而直達的，易言之，聖人、菩薩等初始學習時，也是從「易與細」處，慢慢地修養而成的，終不為大，說不可能是一下子成就而便就其偉大的。

〈論語先進〉子張問善人之道於孔子；子曰：「不踐跡，亦不入於室。」按「踐」是實踐，從足從彡，就是要求學者必要在大道上腳踏實地，身體力行以赴之，切身就近處做去。中庸曰：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」、「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」、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」(中庸第十二)「可見道不遠人，即本條所謂：「一切事皆所當為，不必待著意」著意，指偏見、不滿、計較等心，一有此等心，則人際之間何時了然了？」